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撇開「靚女」這個近年太泛濫的稱謂不談，很多人不啻自己年輕年長，看到了年紀的勞動婦女，也不論她是平輩長輩，總習慣叫她「阿嬤」，那些「阿嬤」，也都不以為忤，樂於接受招呼，尊稱，當然沒有什麼不妥。

阿嬤阿姑

「阿嬤」沒有結婚，又不明白阿嬤原意，沒問題，否則她就弄不白你一眼，必然也會滿肚子不高興。稱人阿嬤，便等同稱人師奶，過去師奶是尊稱，今日就帶有諷刺意味了，尊稱師奶那個年代，就有過一本本土新聞笑話，有人因為稱呼一個未婚女士為師奶，就飛來無妄之災，給那個女士大發雷霆告到法庭，因而吃了一場不小的官司，原因是那個不是師奶的師奶太多聯想，認為對方叫她師奶，等於說她跟男人上過床，侮辱她的處女身份，她不能嫁人了。放在今日，也許說不定還可能構成性騷擾；幸好今日給過阿嬤的年輕未婚女士，似乎都沒有這個敏感，既稱之，則應之，從未有過類似官司，否則隨口叫一聲阿嬤，可就惹來不大大不小的麻煩。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提起西班牙，很快地就會令人聯想到鬥牛及佛朗明哥舞(Flamenco)。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佛朗明哥舞的節奏快，動作大，可以展現西班牙人熱情奔放的性格，帶來歡樂的氣氛。

佛朗明哥的意境

佛朗明哥舞，其實不是西班牙人所創，而是來源於住在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的吉普賽人。流浪的吉普賽民族不論何處，都受到當地人的輕蔑與鄙視，生活艱苦，遠從印度、北非、歐洲一路流浪到西班牙，十五世紀時有一些吉普賽人定居在安達魯西亞。自小能歌善舞的吉普賽人，將艱難生活的憂傷情緒抒發在自創的歌舞當中，這就是佛朗明哥舞的由來，這種傳統藝術一代傳一代，帶來的不是歡樂的氣氛，而是悲傷情緒的宣洩。



熱情的佛朗明哥舞。網上圖片

摯友

天鵝與錦鯉，雖然一同生活在湖裡面，但一種屬於鳥類動物，另一種則屬於魚類，兩者既不是同根生，亦沒有甚麼血濃於水的關連。飼料擺放在湖邊，天鵝天生脖子較長，能夠引頸到岸上啄食，但錦鯉只能在水中生活，天鵝本來可以獨享美食，可是這幾年天鵝卻不求獨食，反而主動分甘同味。箇中原因，我想大概是牠們一起生活得久了，早已成了摯友，不忍心見到摯友捱餓，希望能有福同享。

我慶幸身邊也有一班願意跟我甘苦與共的摯友。回想年前，面對挖角潮的掙扎，外人都以為我們最終選擇跳槽，乃由於高薪的利誘，但其實我們選擇留下來的話，薪金可比現在還要高，但因為我們有著同一個夢想，所以我們沒有回頭，沒有討價還價，只憑著一股單純的熱誠，踏出了這個大門，告別buddy。

尚有一年時間，我們再次要面對去與留的抉擇。去，重返一個曾經很熟悉的大家庭，不過臉孔大概有一半已經不認識的，在那兒未必能辦到自己所喜歡的作品，劇集大部分的親友，要雙手捧還給監製，不過產品有必然的銷路，親友見面毋須擔心我的前景，不需要再探問我是否有出爐。留，在一個仍然有牌照的工作環境，新嘗試不絕，可是老闆的要求也是每天都在變，還未來得及適應，要求已經又再提升了，即使每月定期出糧，但辛苦經營的產物，出街之日遙遙無期，可能只有繼續在臉書上「呢呢」。

面對抉擇，我們每個人的要求，以及所承受的壓力都不同，所以大家的選擇亦各有不同。有人選擇留下來，也有人選擇離去。但無論大家的選擇是甚麼，但願我們都沒有忘記當初的共同夢想，提升港劇質素，改變香港的電視現狀。只要我們仍留在這個行業之中，我們可能只是崗位轉變了，但仍舊是湖中的天鵝和錦鯉，永遠是最好的摯友。

琴台聚

孫浩浩

在網上看到一段天鵝餵錦鯉的片段，在台灣墾丁一個湖裡，有幾隻天鵝，每天都會用嘴銜起擺放在湖邊的飼料，然後放到水中，餵食湖中一條條大大小小的錦鯉。片段中見到錦鯉的數目可不少，天鵝就好像動物園中的管理員一樣，忙著逐一餵牠們，問中自己才喘兩咳，可以想像牠們的情感應該相當不錯。

當我們一同摸索新路向時，有時難免會碰壁，會撞至焦頭爛額，娛樂圈習慣紅紅白，落井下石的人，總比雪中送炭的為多。可是，大家並沒有因此而互相埋怨，願意彼此扶持，度過最艱辛的時刻，辛苦過後，一起吃餐好的，大家炒蝦拆蟹，冷靜過後再作檢討，繼續勇於嘗試，能夠一起捱得過這些日子，才能稱得上為「摯友」。

在江南感受蓮一樣的美好

粉牆黛瓦的徽式古民居，光滑的鵝卵石鋪就的小徑，曲折寧靜的街巷，枝繁葉茂的古樟樹，古道熱腸的村民，古鎮、山水、田園間，只有濃郁本色的生活氣息，沒有喧鬧繁華的商業開發。所以，比起浙江省的烏鎮、西塘、南潯乃至前童等古鎮、古村落，這個地方顯得清冷、寥落而沒有名氣，但在村坊裡縱橫交錯的古陌巷阡中卻流傳著一個個響亮的名字：清朝大孝子申屠開基、北宋學者周敦頤、畫家葉淺予……這方水土孕育著鬱鬱蔥蔥的莊稼，也孕育著濃重厚實的文化藝術。

請記住，這個美麗而不喧嘩的古鎮叫江南，由桐廬境內深澳、徐畝、環溪、荻浦四個自然村組成，幽靜，若靜靜開放於鄉野間的一枝蓮，是江南這個名字很具象的詮釋。

村道彎彎曲曲，路面有的鋪青石板，有的是鵝卵石，還有的是青磚。也許是刻意而為吧，這樣的石子路面不適合汽車行駛，能讓鄉村的喧嘩隔著一點距離。

穿梭於長滿青苔的小弄堂間，斑斑駁駁的馬頭牆，古色古香的祠堂、廟庵、戲台和橋樑，鱗次櫛比的明清古民居，門環、鎖片透出點點銅鏽，樑架、門窗木雕，廊柱上積澱著自西漢末年至今近兩千年的歷史塵垢，古建築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獸無不訴說著昔日的輝煌。

雖然有大學生村官姚遠做我們一行的導遊，但我卻常常流連忘返於樑棟窗櫺間的精細雕刻而掉隊。不過這樣的掉隊一點關係都沒有，只要見有外來者駐足於古宅前，每一位村民都會主動上前充當義務導遊。在一個典型的清末民居中，一位大叔熱情地指著門上的雕版告訴我，那上邊雕的是《三國演義》：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呂布轅門射戟、趙雲大戰長阪坡……他如數家珍，一塊、一塊地給我講解，懂得那麼多，不由得讓我心生欽佩。大叔很開心地告訴我，到這兒來看古宅的都是有文化的人，他的許多「解說詞」就是從客人那兒而來並一點點「積攢」起來的。

荻浦村裡最有特色的建築首推清光緒年間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濟成建造的有七個天井的大宅，七個院落天井儘管相似，但棟樑門窗間的精細雕刻卻沒有一處相同，除了吉祥花卉、神仙神獸，還有傳說、故事。十二生肖、梅蘭竹菊、漁樵耕讀等圖案，闡述著「耕讀傳家」、「太獅少獅」等傳統文化內涵，門、窗、護欄、牛腿、魚樑、雀替無不精雕細琢，經典的故事和傳說在能工巧匠手中得到了傳承和昇華，經歷了上百年的風雨，人物、鳥獸魚蟲依然栩栩如生。

這樣保存完整的古建築群有近16萬平方米，靜靜地隱逸於江南小鎮裡，每一座古宅，每一處院落，每一方天井，每一扇門窗都匠心獨運，彌足珍貴，似一座傳統文化的寶庫，令人歎為觀止。最好玩的是杭州市作協主席格亦工，每看到精彩之處，他就習慣性地用手掌蒙住自己的眼睛，口中唸唸有詞：「不能看，真的不能再看了，那麼多的好東西，太讓人動心了。」頗有點掩耳盜鈴的味道，知情者都看得明白——這位收藏者又開始把持不住自己的心了。

江南鎮除了那些難得的古建築之外，還有一個看點就是那個堪稱彪悍的水系了，村子所有建築都建在一個連環水系上，不時可見一段明渠，一條暗溝，一個坎兒井，一汪池塘。深澳本來就是以水得名的：溝就是「澳」，深藏地下之溝即為「深澳」。每座古宅的天井裡都有一方「丁」字形的水渠，與屋外貫穿於街巷的大水渠相連，繞著老屋蜿蜒。深澳還有五口特別的井，敞開式的，可從台階上走下去，猶如一口小池塘。雖然現在家家都接進了自來水，但村民還是更習慣於使用這些自古代留下的原始水系。

江南鎮裡有許多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荻浦村裡依舊有一排手工造紙槽遺跡，在清代時村中的造紙規模很大，新中國成立前後，村還有紙槽120隻。

這個古鎮裡傳承和弘揚得最完美的其實還是孝義文化。清康熙年間，荻浦村曾經出過一位孝子申屠開基，乾隆帝御批賜銀建起了牌坊。此後，荻浦也是方圓幾十里出了名的孝義村。古有孝子牌坊，今天又有了村中心的孝義公園，為孝子樹碑立傳。當然，「二十四孝」的故事不僅雕刻在門板、窗板上，也刻在村民的骨子裡。

從前，一些外出讀書做官和做生意的人，賺了錢後，回到村子裡買地建房，因而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古民居。而今，不斷「長」出來的新洋房依舊在印證著新一代孝子的家鄉觀念。

在古鎮上隨便推開一扇門，你一定能夠看到那些怡然自得，含飴弄孫的老人家，他們生活得安寧、平和，折射出一幅母慈子孝的生活風範。我曾經在一座幽深的古宅中，看到一位長髯飄逸、精神清朗，穿著長衫的老人，看著格外面善。原來，他就是被人稱為古鎮「形象大使」的申屠志良老人。老先生通詩詞書畫音律，對江南鎮極熟悉，他開朗、熱情、健談，和他聊天，就像翻閱江南鎮的百科全書。

在另外一所老屋裡，我們邂逅了畫家葉淺予的表妹，今年98歲的老人依舊步履輕盈，頭腦清晰，她笑著告訴大家，七十多歲的兒子天天做飯給她吃……

在江南古鎮感受它的前世今生，有一種離紅塵很遠的獨特風貌，有些生活習慣，也包括風土民俗和人生態度，就像那些地下水系一般深深地滲透於村民的心田裡；那些傳統美德和古文明之風是村民們一直以來堅守著的信仰，就像那些保存完好的古建築群一樣堅挺。

踏著地上的青石板上畫著的一枝枝蓮，走進了環溪村，蓮香撲面而來：水塘裡種植的是水蓮花，牆上繪的是蓮，「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傳入耳朵裡的還是一聲聲的《愛蓮說》，彷彿闖進了周敦頤營造的蓮的世界。

一直知道這位北宋的理學派開山鼻祖是湖南道縣人，蓮風怎麼一直吹送到浙江的桐廬呢？也許是這一片好山好水適合蓮的生長吧，明代洪武年間，大儒周敦頤十世孫周濂溪率族人遷居於此，世代繁衍。

環溪村地處桐廬的最東面，坐落於三國文化的發祥地，著名的天子崗山麓。清澈的天子源和青源兩條溪流匯合於村口，村子三面環水一面靠山，環溪村名由此而得。「門對天子一秀峰，窗含雙溪兩清流」是對環溪村地理風貌的真實寫照。周敦頤的後代們在這方山水清秀的清雅之地安居樂業，也把周敦頤的愛蓮之心根植於這方水土中——愛蓮堂、愛蓮書社長年蓮香氤氳，「崇文尚志」、「讀書明理」的匾額下，常常可見捧著書讀得入神的村民。

蓮開江南，是一種幽遠的嫵媚。沐浴在蓮的清香裡，村民們徜徉在那詩詞歌賦的書香裡，沉浸於琴棋書畫的意境中。若是周敦頤再問「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答案當然是江南人。君不見此時的江南蓮花正開，蓮香四溢、瀟灑。



荻浦村，美麗而不喧嘩。網上圖片

杜亦道

阿杜

馬後炮

謀毒女富家近千億遺產的一風，阿杜在此事後孔明開放「馬後炮」也算為正義人士舒一口氣吧，而更令人詫異者，是判案之主審法官照法律完判詞後，還加刑罰詞說：「明開所未見……」向來法官按法判刑堂食納，義正詞嚴，不會有判後加上評語，可是此次法官判案後還給貪婪不義加個空中凌遲，大力狠批，實前所未見，可見此賤人令人憤恨。筆者在此放「馬後炮」大概也有人罵是「多餘」吧，不過不吐不快，補罵幾句已當是洩憤，正如那法官一樣，伸張一下正義吧。

天相親本無貴賤，但此大賤人之妻容貌之貴也是天生少見，案發時她也有副理應大富貴之表情，傲視世界，令人心中有恨而不敢言，今日由此一判而頭奪奪，噤若寒蟬，也是報應。好了，賤肉橫生之面相這兩日看得討厭，忍不住在此發最後一炮，稍解胸中塊壘，望求讀者見諒。

隨想

興國

款款深情

讀小學時，寄讀在外，住在一個家庭裡，那家人有八個子女，吃飯時大家圍坐在一起，熱鬧得很。那時吃過些什麼飯菜，不大記得了，最記得的有兩款。一款很簡單，就是豬油拌飯，再加個荷包蛋，有時還添上兩粒豬油渣，香極了。

當然，以一個集全國之力去發展，才三十年歷史的「經濟特區」去跟開埠逾百年，全方位開放的國際性都市比較，深圳在文化上仍不是香港的對手。畢竟，文化是一門長期的生活沉澱，但文化是需要不斷提升，文化設施更要不斷更新，以適應生活水準日益提高的居住的精神需要。

終於，還記得西九

文化區概念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其一九九八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以集結包括劇院、博物館、演藝場館、劇場及廣場等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藝術、潮流、消費及大眾娛樂等一體的綜合文化場地，旨在提高香港文化的水準及世界地位。以香港的富裕和國際間交往的頻密程度，這個設想並非「好大喜功」然而，自由化的社會事務尋求「共識」，其間因設計方案過於奢侈而爭議多時，計劃被推倒重來；十年後，到了第三任行政長官上任才落實成立「西九文化管理局」，先後由兩位「國際級人才」出任行政總裁，但還來不及見他們的「國際級貢獻」，仍在想像中的「國際級項目」又成輿論焦點。

我無意批評總裁們是否盡責或質疑其能力，只想指出，當一個制度或一個社會出了問題，尤其是一種不健康的吵鬧文化氛圍瀰漫時，任何能人都只能變成廢人。十五年前的預期，十年前的預算，還要再花二十年才有機會全部落成(當局的報告預計，這個「西九」真的夠久了)。難怪澳洲籍總裁連納智也很香港文化地說，「西九」這個名不太好，希望年內改名。哈哈，在水一方的文化區風水，真會開玩笑！